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賈氏誼曰陰陽盛長之時也

黃氏震曰天物生萬物聖人贊之以禮所以輔相天地而交萬物有道也

邵氏寶曰無事不田曰不敬則有事不田可也大事廢否則取其而已

姚氏際恆曰此取穀梁傳文也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故此亦云歲三田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鄭據周禮以周爲四時田故取緯書之說以三時田屬夏制不知周制正用三時田也考之公穀與王制皆合則周禮謂四時田者妄可知矣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此列三時穀梁列四時者古有是說故左傳亦云然而穀梁下文即有用三之語公羊無用三之語而止

列三時一也孔氏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
事爲田卽下一曰卽下一曰乾豆之等休之言當以
証爲正云觀此孔巳將鄭之別說不用爲正而後儒
反全避鄭何耶穀梁之文猶可强解作三事若公羊
則明列三時而無夏而王制歲三田自謂一歲三田
果如鄭之別說以三田爲以三事爲田則歲字不爲
閒文乎
朱氏軾曰三不田經文明言三事夏不田之說誤也
陸氏奎勳曰下文巳自詮解卽三品三殺之謂公羊
傳夏代嫌觸國號故夏不田如此曲說鄭註曷爲引

之

姜氏兆錫曰此下四節言田獵之事也無事謂無喪凶及凡出行之事乾豆祭豆之事義見周禮腊人每歲皆謂三者而田而其用則先宗廟次賓客次君庖者疏謂三神敬賓之義方氏謂頤卦先所養而後所自養之義也暴者書暴殄天物是也此言田之禮也

方氏苞曰周禮田時皆田此或夏殷之制陳氏集說似指下乾豆賓客君庖爲三田于辭事皆不可通註疏夏亦無以見其然

李氏光坡曰三者之用則一田之中已有此三品周

歲有四田此歲三田或夏或殷然耳陳說非也
任氏啟運曰按爲苗除害曰田則意亦不主獲禽矣
方愨謂以供三事故曰三田非也乾豆腊之以爲豆
實也毛公曰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以爲
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爲中殺以供賓客射左髀達
于右髃爲下殺以充君庖其餘不獻愚謂卽一田而
尊神敬賓儉于自奉之意皆可見矣無事不田則無
以奉賓祭故爲不敬田而多殺則傷殘太過亦非仁
人之心也
齊氏召南曰按陳氏謂三田卽指下文三事而田也

義較直捷亦本鄭釋廢疾之意但與此註不同耳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綏鄭讀緌今如字

李氏覯曰兵者不祥之器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故因田而教焉鳥獸亦含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故因祭而行焉以彰事神之禮即以作不虞之備

姚氏際恒曰疏引熊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圍但不合耳若諸侯雖春田不圍夏秋冬〻皆得圍亦不合耳

故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此諸侯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按如其說本文天子下當有四時二字又諸侯上當有內字且無下上言天子下即言大夫者其中又當有諸侯一句豈一一皆漏乎執禮解禮其弊如此此餘說詳曲禮下大綏下小綏周禮大司馬取以爲旗弊之說佐車大司司取以爲乃設驅逆車之說故田僕又云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是也鄭執周禮解此不誤但不知周禮襲此耳然旂弊弊字用意過深驅逆之意全失古意皆足見其爲僞也

姜氏兆錫曰合圍者四面以圍取之也掩羣者舉羣而襲取之也此言田之法殺猶獲也綏謂旌旗之屬下謂偃仆也佐車周禮驅逆之車是也驅者逐之使必前逆者要之使不逸也此言田之序也

任氏啓運曰諸侯熊氏謂畿內之諸侯外諸侯來會朝從于天子其禮亦然也綏旂屬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大綏既發則偃之也鄭云周制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此虞夏制愚謂亦通言之耳大夫內諸侯之屬大夫佐車驅逆之車也虞人以車驅禽至于田所而又逆之使不得散走下綏止車以示有

禮又曰按田獵之制非作禽荒也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講武事也春以祭社夏以享礿秋以祀祊冬以嘗烝明祀事也蒐以宣陽氣苗以扞嘉萌獮以順休令狩以導陰滯廣調燮也既田而齊服以告宗廟以制媚制猛制逆告戒羣臣而又論功惟允頒禽惟均爲燕享禮樂以平其志和其氣則一田而昭德塞違之義備矣後世不講于禮而以風毛雨血洒地爲樂其暴天物不亦宜哉

陳簡在問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曲禮

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處互異何故 世駿荅曰王制是殷禮曲禮是周禮故所言不同此梁皇侃之說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後周熊安生之說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獺他達反又他瞎反豺音柴罻音尉麛又作䴠音迷卵力管反殀于表反夭烏老反覆音福

彭氏廉夫曰麛鹿子亦凡獸子之通稱不覆巢惡傷

其字乳又盡物而取之也

姚氏際恆曰前云天子歲三田此云豺祭獸然後田獵曲禮云士不取麛卵內則云秋宜犢麛下云非以卵此云不麛不卵皆不合

姜氏兆錫曰月令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梁周禮註謂水堰也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此鳩化爲鷹蓋仲秋與罻羅皆捕綱名火田謂焚林而田麛獸子卵鳥子胎以未生言夭以未成言此十者順時序廣仁意皆言田之節也

李氏光坡曰此下脫後章太史典禮至成歲事制國

用一百有八字詳見本文

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姚氏際恆曰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註疏皆平列說非蓋用平地小大校之則所入之多寡可以覩年之豐耗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說見下

朱氏軾曰年有豐耗之別又有大豐小豐大耗小耗小耗猶可減省足用大耗則省無可省必省豐年之所留餘以資經用故制用者必計三十之通如一年豐可得百萬一年小歉止六十萬一年大歉止四十

萬計三年中共二百萬斛以此二百萬分為三千之用筭至三十年則豐凶不齊有餘不足之數蓋可知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財用之制也冢宰周禮治官也杪猶末也用地之用猶以也禮器以地廣狹是也出猶用也謂於每歲穀入之時而通量三十年地與年所入之數制為國用使人足供出而有餘用也通必以三十年者至此而後極豐極耗之數無不見也祭謂吉祭仂註謂什之一也蓋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什之一以供祭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日曁以數洪範之一曰食二曰貨也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仂音勒又音力

黃氏震曰不奢不使過於數之仂不儉不使不及于數之仂也

姚氏際恆曰喪三年不祭或謂三年宜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或謂亦不宜越紼行事致辨紛紛郝仲輿曰按喪祭皆大禮皆至祭禮則祭爲重情

則喪爲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禮郊社越紼未爲不可而說者疑之嘗觀周書顧命成王初喪嗣君冕服受命見諸侯于內朝受圭幣乘黃而後釋冕反喪服此非周公之禮與則祭天地越紼于何不可此說可謂通達矣　又曰程正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于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按儒者論古各主一說固自無妨第謂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其立說則有弊不可爲訓人子于親喪其哀本出至情不假强飾聖人又制爲喪禮使之百事皆變易其常而後情文備

至固不以古而隆不以今而替也今憤世俗之有不孝者百事皆如常遂謂不若無廢祭祀爲愈是以禮分今古預料喪禮惟古人能行今人不能行矣若是何不併喪禮而廢之乎吁古禮具在也後世皆有君師之教也固可晏然而聽世之居喪者百事皆如常乎今欲其不廢祭祀而目之以百事皆如常則是堅其百事皆如常之心而必不可反于百事皆如禮矣且以此百事皆如常之人而責之以祭祀又安貴有此祭祀哉　又曰按僖三十三年左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烝嘗禘四時吉祭

也與此三年不祭之說異據葬後亦可祭左傳說似
長又曰暴急也卽下無六年之畜曰急之意凶年不
儉雖似曰凶年用凶年之仍然或引雜記以下牲之
語恐未然二處語意不同不必强合也
姜氏兆錫曰越踰也紼綍也未葬以前常以楯車載
柩屬紼于車以備火災而有祭祀則越喪紼以行之
也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者親喪卑天地社
稷尊卑不得以喪卑也凶不干吉故喪未除而不忍
也蓋喪三年不祭者喪禮凶祭禮吉凶不可以干吉
卑不廢尊故喪在殯而行之此言三年之喪祭不祭

之禮而其用亦見其中矣喪三年而後除其間殯葬及虞祔練祥之屬禮事繁多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喪祭承上喪用三年之仂而言祭承上祭用數之仂而言儉而暴者殘暴之意所謂以天下儉其親也奢而浩者泛濫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惟用數之仂用三年之仂則豐儉酌其平而有餘不足之形自泯矣雜記孔子云凶年祀以下牲蓋物有至次而節無增減與

方氏苞曰喪三年不祭蓋主孤不親即事而攝主代之商書伊尹祀于先王周官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

受冔歷宗伯職王不與祭則攝位則宗廟之祭可攝明矣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未卒哭藏羣廟之主爲不祭也主旣反其廟則時祭安可廢乎旣殯五祀行于宮中況五廟七廟之祭而可廢至三年之久乎蓋惟祭天地社稷主孤越紼而往若宗廟之祭則攝主代之五祀則祝史薦之山川百祀則有司舉之宗廟之祭重大與天地社稷等而可代者主孤之痛先祖鑒照非外事比也外事而可代者卑小也寧我云三年不爲禮據主喪者之身而言未可爲不祭之證

且如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卽主喪者亦何嘗不身爲禮將他禮則皆廢不舉耳張子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天子以父之喪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按父之喪非時見乎母不入門母喪不見父未知何據卽或有之恐爲不敢以哀容感動尊者與父在不杖堂上不杖同意非謂無禮也天子承兆民於天地與士庶人不同如康王以冕服受顧命見諸侯必成王卽位時周公所用之禮未可輕議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姚氏舜牧曰民萎黃如菜之色

姚氏際恆曰此取穀梁傳文也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按三年耕必有一年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是立箇式樣必須以三十年之通而計之故曰以三十年之通蓋天道雖不可知然其間或一二年一見或五六年一見通

計之者三年內外必有一年之災故三年當有一年之食三倍推之九年當有三年之食又三倍推之二十七年當有九年之食三十年者舉成數也苟一二年一災則三年不能有一年之食者有之五六年一災則三年不止于一年之食者有之惟于三十年之中通計有九年之災則亦通計有九年之蓄于是隨時取給災多者雖盡用之不患不足災少者即存留之不妨有餘故曰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也上節所謂以三十之通制國用者其義亦如此

姜氏兆錫曰九年之蓄謂三十年之所蓄也三十年蓄當十年而稱九年者以三年六年九年爲次也崔氏曰稱三十年其間足當一年之用故惟九年也亦通三年則餘一年者每歲所入均析爲四而用其三每歲餘一則三年又餘一年之用也菜色病色也食足自無此色矣殺牲盛饌曰舉周禮王日一舉以樂侑食是也周禮云大荒則不舉與此文異蓋有備然後舉者制之平而大荒雖有備亦貶者德之至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姚氏際恆曰此取左傳之文而增益以爲說也隱元年傳曰天子七日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此以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又因以殯日同其葬月之數而爲天子七日殯諸侯五日殯大夫三日人三日殯也其不言士踰月葬踰日殯者又因士喪禮虞禮本是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故不得言之然則大夫與士同未免混矣且兼庶人言大夫與庶人同尤混矣孔氏曰左傳云大夫三月士踰月此摠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實大夫三月者除

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歟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此說陳氏集說已駁之不復贅大抵左傳之說第以其某某至而言未必足為葬期之成法其言士踰月既與喪禮牴牾而其言天子諸侯葬期亦不無可疑何則葬後為虞虞後為卒哭人于同此哀哀同此哭何以天子卒哭如是之遲士庶人卒哭如是之蚤人有崇卑豈哭有隆殺與所以雜記又又有卒哭之期亦難通說見彼文至于五日七日不殯不獨夏時必不可行卽餘三時亦有未便者此亦可疑也

陸氏奎勳曰與左傳士踰月之文不同蓋漢儒之意未忍卽遠孔疏强解不合

姜氏兆錫曰此章承上言喪祭之制也按左傳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今謂大夫士庶皆三月而葬蓋皆三月以內從省文與天子以下各異者義之盡分之殊自天子達者仁之至理之一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不造燕器洪範之三曰祀也然則夏殷冢宰之說可見矣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此節分爲四段其詳于下

姚氏際恆曰陳用之曰縣封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瘗之方性夫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禮器言邱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土而已按此二說爲兩封字分解是已然云不封終有可疑上古不封不樹周世日趨天文何獨庶人猶掩坎而不得積土不使數世後之子孫悉不知祖宗邱壠乎故曰可疑也不爲雨止亦因春秋書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而左傳以爲禮故以爲庶人則當不爲雨止而與諸侯異也　又曰陳用之曰天子崩王

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

愚按喪不貳事句本不連上庶人句皆解者之自誤也且自天子句更不連下喪從死者二句何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此禮如中庸所言大夫士則可若繼世爲天子及創業而王者喪祭皆用天子之禮豈得猶云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乎故以喪不貳事句連上庶人句既誤以自天子句連下喪從死者二句亦誤也今特正之

朱氏軾曰祭從生者謂適長子也適長爲士支子爲大夫亦祇以士不以大夫以支子不祭故也上牲祭

于宗子之家非常祭也除服以子官者三年之內不忍死其親也

姜氏兆錫曰縣封見檀弓上篇封者邱壟也孔子制中都不封不樹是也貳之言二終喪無他事也不言庶人以上皆省文此以上言喪也疏曰庶人賤不得碑繂下棺懸繩下之而已威儀既少日又促故不爲雨止卑小不須顯異故不封與樹士以上負國恩旣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無爵命者不然後文云三年不從政是矣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王侯大夫士以爵等爲邱封之庭與其樹數而墓大夫掌邦墓之

地今國民族葬亦正其度數是庶人亦有封樹之度數也與此不同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爵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也此通言喪也支子不祭說見曲禮

方氏苞曰庶人無雨具疑或爲雨止故特明之貴者不必言也鄭任鑰曰庶人分微禮簡縣繩下棺雖雨可以集事貴者禮事重大不嫌更舉　又曰喪不貳事大夫士旣葬公政入于家而庶人三年不從政者非獨遂其哀情亦寬其財力使得自營其生以更喪

之所賛也　又曰祭從生者鄭孔辨盧植奠從死者之非皆未得其要領試思子爲大夫父母在時旣以大夫之牲鼎饗而死後忽以士庶人之禮奠其義何居士之遣奠且加隆而用少牢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萬氏斯大曰周制天子七廟加文武二世室爲九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父子異昭穆故異廟兄弟同昭

穆故同廟異室如此則無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定以三昭三穆而無多少不齊對偶偏枯之慮諸侯五廟者亦然大夫三廟者其一昭一穆高與祖同一廟曾與禰同一廟皆異室以為常適士二廟者亦然官師一廟者則高曾祖禰異人于寢庶人于寢亦祭高曾祖禰太祖始祖也其廟百世不遷大夫有太祖故其子孫適長世世為大宗士無太祖親盡則遷故其子孫適長亦祇為小宗諸侯別子及異姓臣皆然註疏載天子廟制王鄭不同余從王說蓋七廟者天子之常數三代所同也世室之有無多寡不可定非

常數也三代所異也據祭法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七廟之外更又禹廟又鯀列于郊亦當有廟是夏有九廟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七廟之外更有湯廟又冥列于郊與書稱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皆當有廟是殷有十一廟也周則初以后稷爲始祖合文武世室而爲九東遷之後祖文王合武世而爲八要之宗無定數而七世之有常者三代曷有變哉或疑殷之三宗并數祖甲而玆獨不及何也曰書於祖甲不稱宗也不稱宗何以言殷有三宗曰并湯而數之也史記于太甲不稱太宗乎曰不見於經吾未敢信

也

姚氏際恆曰今以此節分爲三項一廟制一昭穆之親一昭穆之位逐項詳之如左所謂廟制者鄭氏謂此爲周制是也記禮者皆周末秦漢間人凡其所言自厲周制鮮有及于周以上者有之則必冠以時代故以此謂周制爲是凡禮器曾子問穀梁家語荀卿所言七廟皆同若夏殷廟制經傳旣無明文不可考也鄭又謂殷則六廟夏則六廟此据禮緯稽命徵鉤命决諸說全不在信所以王子雍別立爲異說以排之謂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意謂夏殷皆然故僞古

文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殷亦儼然七廟此出譌手改易呂覽中所引商書五世之廟語說詳古文尚書本篇是其謂夏殷七廟者亦不可信也所謂昭穆之親者王子雍謂文武不在常廟之數三昭三穆是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親廟四是也鄭氏曰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此說非朱仲晦述鄭意而闡明之其言曰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四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

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祔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別以有功當宗則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昭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大廟矣按如此憑臆說禮則亦何難但謂文武在三昭三穆之

中不知此制定于文武乎抑定于周公乎如謂定于文武未有預立其制詔子孫曰勿祧吾廟也如謂定于周公則文武方在祖禰四親廟之中也然則定于共王乎又未聞其有制禮之名而爲此七廟之制也且謂文武當祧而以有功不祧自此而下設又有大功者崛起必不可祧將易其制爲八廟乎抑去其四親之一而仍爲七廟乎則謂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者不可通矣況本文云三昭三穆明是順下之詞不當有文武在內也至于文世室武世室乃明堂位不經之言不足爲據說詳本篇又謂藏祧主于二世室

允杜撰所謂昭穆之位者從來有兩說一爲張氏樂鄭氏未詳何名何氏洵直之說一爲陸氏佃之說今先節錄各說于前其後則申以鄙論焉張氏曰周制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爲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爲尊卑而無與于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于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也及乎合食于太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而世次雖遠不

可謂無尊卑之序矣蓋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武王常從王季而爲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爲穆所以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際而文王復爲穆武王更爲昭則是一身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既爲穆矣復有時而爲昭不惟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沒而殯葬以至祔祭入廟爲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居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于廟次獨不然乎鄭氏曰王祭之時以大王爲穆至惠王

時歷十八君而謂之穆文王之時以王季為昭至惠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昭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于廟次世次為穆故為其子為昭王季于廟次世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武王時廟次以文王為穆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為昭至襄王之世亦謂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侯儒又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論也襄王距文王之時無慮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遠定四年衛

大祝駁之言猶曰曹文之昭晉武之穆由此論之昭常爲昭穆常爲穆雖百世無易也何氏曰說者謂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其意以謂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不知廟又與世次一也說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臣以爲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系世本之屬宗祝所書者几筵表著之位自其譜牒則謂之世據其班秩則謂之昭穆此離而言之者也又楚語曰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則廟次昭穆果與世次不同乎此一說也陸氏曰昭穆者父子之

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
方其爲子則稱穆豈不膠哉張璪何洵直是昭常爲
昭穆常爲穆左不可遷于右右不可遷於左旣爲昭
矣有父昔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爲昭
者不復爲穆爲穆者不復爲昭則是昔常事父爲之
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苟復爲父則已爲是亂父子
之名可乎如周以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
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
盡而遷則王文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
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

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大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祧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康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爲昭昭王仍爲穆卽是觀之子復爲昭父更爲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爲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自不窋爲昭鞠陶爲穆推遷而下至季當昭次文王當

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太伯虞仲管蔡郕霍于周爲昭虢仲虢叔邘晉應韓于周爲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祀七世禮有迭毀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分定昭穆而欲倣先儒遠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爲穆武王廟常爲昭乎至于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于祔故禮曰從祖祔食祔廟與遷廟異遷則不得謂之從也祭統曰昭穆者所以

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于大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倫也此一說也今以愚按之二說皆未然也若從張鄭何三氏之說則謂昭常從昭穆常從穆如祖紺王季武王三昭康王入則祧祖紺升王季武王而康王居武王之廟穆不動大王文王成王三穆昭王入則祧大王升文王成王而昭王居成王之廟昭不動所謂子復爲昭父更爲穆尊卑失序誠有然已此固必不可通若從陸氏之說從來祖考相承廟次應同世次不當廟次自廟次世

次自世次又如左傳所稱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
昭武之穆等語果以昭穆一定不移廟次與世次無
別者不然所謂之文昭者以文爲穆而昭其子也今
文有時而爲昭武之穆者以武爲昭而穆其子也今
武有時而爲穆然則歷久而猶稱文之昭武之穆者
何耶而謂廟次與世次果不同耶借曰廟次與世次
不同也稱世次者何爲必以昭穆言即此亦可瞭然
矣則其說仍有難通也然則昭穆之位果何若曰廟
次依世而定世次依廟次而稱廟次世次自當合一
必無有二之理其謂不同者妄也蓋三昭三穆之制

定于周公行于成王當時祖紺爲昭大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迨成王崩而爲穆其時適當六廟整齊制度已畢不復更益故後之稱世次者一準乎成王時周公初定昭穆之稱與夫康王時方六廟整齊所以有昭穆之稱耳其後康王崩始入成王之廟祧祖紺而昭穆一變矣以文武言之文王居穆者居昭武王居昭者居穆至祧大王昔而昭又不變穆文王仍居穆武王仍居昭凡三易而遷六廟已盡于是所藏祧主之廟若文武自與別立廟合食于太祖之昔如祖紺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六世一依康王時之廟次而世次自同則所謂廟次

之昭穆者此也所謂世次之昭穆者亦此也故後世昭穆之稱旣本于成康時之昭穆又本于合食大廟永永不變之昭穆而云而其六廟遞遷之或變或不變者不與焉以其爲暫而非常法也故曰廟次與世次合一也若國語云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紀世者本史職紀昭穆者本祝職此一事而兩用者又云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則單以廟中而言前儒各見一隅不能通達主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者泥昭穆之名而紊父子之序豈可爲訓主昭復爲穆穆復爲昭者固得之矣舉以左傳諸說則不能達而始以廟次世

次不同爲解亦混而失理也又曰祭法云適士二廟而此云士一廟取左傳降殺以兩爲說故不云二廟而亦但云士也此疑附會鄭氏曰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則然矣然舉上可知中下未有舉中下以卿上者也又曰郝仲輿曰大夫祭不得越禰祖士庶人則併王父母不得祭豈人情乎此說非也大夫以下廟制雖遞減而祧者仍祭非不祭也或奉祀于適寢羣主合享與後世祠堂之制相似祭法壇鬼之說雖爲不經然亦云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可見矣但鄭氏于官師一廟註云祖禰

同廟則又謬廟無二主自天子至士庶皆然所以定其廟制之數者數主可合一廟則又如後世祠堂之制雖千百主一廟足矣何必爲之定其廟數哉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言祭也此節詳見祭法但祭法大夫立禰祖曾三廟太祖無廟與此不同又適士立禰祖二廟謂王朝之上士中士下士侯國之上士也官師立禰廟一謂侯國之中下士也此不及適士其降殺以兩從省文與此言天子以下廟祭遠近之異也

方氏苞曰自適士至庶人皆得祭祖禰知然者殤與

無後者從祖祔食若庶人不得祭祖何何祔食之有
楚語士庶人不過其祖
齊氏召南曰盧鄭不同按盧說自合此注可疑尤可
駭者夏之五廟無太祖按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孔疏曰漢氏以來七廟者多矣其見於
紀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
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三昭穆與太
祖祭法云皇考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
二祧葢嘗乃止漢韋元成議周后稷始封文武受命
而王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鄭亦用此爲說惟周

有七廟二祧爲文武制注殷則六廟云云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非獨周人始有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按書疏一段甚暢惜于此經猶復依違鄭義也按王肅之論是也疏全引之并諸儒說亦謂鄭注甚曲耳又下曲附鄭說七廟合文武之說始于韋元成而鄭之以注禮疏又雜肅非也魯有文王之廟僭也武公之廟又後人之僭也不得爲典制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一終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論同

趙氏匡曰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耳

吳氏澄曰此春夏祭名是記者誤章內礿皆當讀祠禘皆當讀禴

萬氏斯大曰按祭統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祭曰礿

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與此文同蓋三代通禮也行於子午卯酉月鄭康成謂爲夏殷之祭周則春曰祠夏曰禴以禘爲殷祭蓋泥于天保詩禴祠烝嘗一語不知此詩作于武王時而禴祠烝嘗是諸侯之祭武王未受命未遑制作尙以侯禮祀先故禴祠烝嘗遂見於詩迨周公相成王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定爲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而禴祠烝嘗爲諸侯之制也時祭中夏禘最大每歲舉行先儒信緯書或謂三年或謂五年者皆不可信禮不王不禘此連諸侯並言者蓋春秋時若魯若晉俱僭行禘記者從僭後

爲文誤信以爲固然遂與天子連言之耳

姚氏際恆曰按四時祭名諸經傳于秋冬皆無異惟春夏則不同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祭統同此一說也郊特牲及祭義皆云春禘此一說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桓八年公羊傳云春曰祠夏曰礿周禮同皆無禘名此一說也禮言不同蓋如此然人亦未有異說也自周禮爲春祠夏礿之說而異說乃蠭起矣如鄭氏以王制爲夏殷祭名以郊特牲春禘禘字爲誤當爲礿又以祭義春禘爲夏殷禮陳用之以郊特牲祭義爲夏禮馬彥醇以王制爲虞夏禮處氏以王制祭

統爲殷禮郊特牲祭義夏禮陸農師謂春可以謂之礿亦可以謂之禘夏可以謂之禘亦可以謂之礿矣幼清謂春夏祭名皆記者之誤礿當爲祠禘當爲禴凡此諸說或以禮記諸篇所言爲前代禮或以爲誤或改其字以從周禮則皆溺于周禮之故也又曰愚按礿禘嘗烝當是周禮其周禮祠礿嘗烝乃殷禮也何也禴祠烝嘗之詩在于文武初其時或尚未行禘禮故舉前代之禮爲言耳若禘則始于周祭法謂虞夏殷皆用之未然後儒因詩與周禮無禘遂謂禘非時祭亦未然又曰諸侯不當用禘此以天子諸侯連

言非是說俱詳于天子犆禘節

陸氏奎勳曰按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周制也漢博士見詩有禴祠烝嘗之文遂謂春可名礿而以祠義爲汎見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周之七月乃夏之五月故改祠爲禘也郊特牲祭義皆作春禘此則戴氏知詩爲倒文而改正王制者自鄭氏强註爲殷制長樂陳氏据長發小序大禘之文遂謂言大以見小則夏禘小禘也虞氏又謂春禘爲夏制轉輾傳說豈知三代從無稱時祭爲禘者自王制以時祭爲禘而大禘吉禘之名紛紜雜出余嘗謂欲知禘祫之

說先當斥去夏禘之名詳見余詩學中禘說
姜氏兆錫曰疏曰礿薄也春物未成品鮮薄也禘者
次第也夏物雖未成可次第而登也嘗者秋穀新熟
而嘗也烝衆也冬物成者衆也此則言天子諸侯廟
祭之所同也按此與周禮不同鄭注疑爲夏殷之祭
名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禘爲殷祭也
任氏啟運曰皇侃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禘
第也次第舉行趙匡曰禘諦也諦審昭穆尊卑之次
愚謂禘帝也明堂尊事上帝大禘尊事自出之帝此
亦尊事始祖之帝以春不祫祫于夏始也秋穀新熟

可嘗故曰嘗孫炎曰烝衆也冬物皆成可進者衆也

杜佑曰虞夏春禘夏禴殷周春禴夏禘後因大禘在

夏又別名夏祭爲祀以在已月故也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猶通稱之而或轉禴爲礿轉祀爲祠也惟

周禮春祠夏禴或初欲從虞夏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視一作眡

吳氏澄曰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大

夫以下所得祭者民社不得祭國社也

姚氏際恒曰五祀之名由來已久月令謂戶竈中霤門行又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此云大夫祭五祀即曲禮之五祀蓋云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稷五祀可知云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而其名亦即月令之名也自祭法增司命泰厲爲七祀厲之天子又有三祀二祀一祀其說皆不經鄭氏獨信爲周禮而以曲禮所言爲殷禮又欲以此之所言爲周禮故謂此五祀爲司命中霤門行厲以合于祭法諸侯之五祀又謂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祀是其以祭法諸侯之五祀強合于此處大夫以

祭法大夫之三祀撰出一無地之大夫而屬之其講張惑亂可勝道哉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此取傳公元年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陸氏奎勳曰五祀當依祭法司命中霤國門行公厲月令改司命爲竈門爲戶實則一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天子以下外祀尊卑之異也諸祭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後皆放此推之　周官制度云五祀見於周禮儀禮禮記雜出於史傳多矣左傳

家語皆以爲重該修熙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爲門行戸竈中霤則五祀主名不同而名五祀者皆同也獨祭法有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人一祀之文而鄭氏因以通言五祀爲商制分言七祀以下爲周制然周禮大宗伯司服諸職並云祭社稷五祀儀禮亦云士疾病禱五祀皆無所爲七祀者而亦皆無尊卑隆殺何也則祭法固未可深信而鄭氏亦臆揣之與視公視侯謂視其賓饌牢醴多寡之數也此下又言天子諸侯外祀廣隘之異也

方氏苞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疏云牲器之异

幷謂尊卑非也惟尊卑不同故牲器不得不異耳所
引周官大行人惟饔獻之數可視若牢禮則饔餼宏
多以幷一人一日之用也祭安得視之
李氏光坡曰五祀二說左傳獻子問社稷五祀史墨
以重該等神答之故宗伯云祭社稷五祀鄭卽引傳
文爲釋以皆與社稷連文也月令戶竈等神士喪禮
行禱五祀士安得祀重該貴神故引月令爲釋望文
生義理各有當至此文自天子等下重該五祀乃上
公幷大夫所宜祭而戶竈五者從無與天地社稷爲
等差且士亦祀之何以見惟大夫故鄭以祭法諸侯

五祀當之其端的不可知然亦仿有類也倫今陳氏斥爲臆說彼又無確辨則後生且從先儒安能崇無稽之浮言乎自宋末元明來三尺童子稍涉性理空拳枵腹即欲以太極斷事此魏華父不肯輕刊朱子語類空長學者入耳口出之病卓矣

任氏啟運曰五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嵩四瀆應劭云江淮河濟顏師古云江淮河漢按瀆之言獨漢入于江不獨入于海疑應得之古于嶽瀆望祀而已復爲之廟而貌之非禮也今廟岱在泰安州霍一衡山縣一霍山縣華在華陰縣恆在渾源縣嵩在登封

縣河在滎陽江在江都淮在唐縣濟在臨邑漢在甯

羌州劉向曰五嶽能大興雲雨不崇朝而徧天下施

德廣大故視三公四瀆雲雨千里故視諸侯鄭云其

牲牢幣玉粢盛籩豆爵獻之數與公侯同也伏生云

其餘山川視伯最小視子男

齊氏召南曰按周禮禮記儀記及他書皆言五祀獨

祭法言七祀而康成遂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

實聽說也周禮所云豈商制乎又五祀所祀之神解

說不同左傳國語以五行之五官重該修熙句龍爲

說月令則又爲門行戶竈中霤先鄭解周禮以爲五

色之帝原無定說大約月令爲近是白虎通劉昭高
堂隆范蔚宗之徒則去行而祀井亦微不同若康成
此注則猶執祭法之七祀爲加減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顧氏炎武曰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
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
只是也此言因國左傳對叔向曰遷閼伯于商邱主
辰商人是因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
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其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
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姚氏際恆曰因國本左傳晏子曰爽鳩氏始居此地

而後季萴因之之因

姜氏兆錫曰因國謂建國因先代之故墟也蓋既無主祭者以爲之後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嘗有功德於民不宜絶其祀故也此亦言天子諸侯外祠之所同也按其上三節與周禮畧同

李氏光坡曰天子諸侯祭無主後則祭法泰厲公厲七祀之言亦未可全不信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

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礿嘗祫烝祫犆者特祫者祫

王氏石梁曰特祫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于此時不祫也夏物稍成可于此時而祫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而礿則特也

陳氏澔曰時祭之祫親廟之主升合食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萬氏斯大曰凡合祭曰祫禘嘗烝皆合祭故言皆祫據此則知天子別無祫祭凡諸經傳所言祫皆指禘嘗烝之祭也但烝嘗二祭止太廟及羣廟而禘則上

追太祖之所自出下及於毀廟之主其祫較烝嘗爲大凡祭皆曰有事而禘之事較凡祭爲大故春秋于文二年八月之祫書爲大事而公羊釋之曰大祫也又曰諸侯固不得行禘即就僭禘者言亦無犆祭之禮蓋禘必於太廟必合羣祖此言一犆一祫者記者見閔二年春秋書禘於莊公遂以爲犆祭而云然也當時魯禘周公以魯公而下諸祖配祭至閔公時遂用禘禮祀莊公莊公分卑周公至隱桓諸祖無下就莊公之理必是犆祭故記者誤指以爲禮也

姚氏際恒曰王者之祭曰禘禘帝也祭帝之稱喪服

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同

按周之始祖所自出本帝也故曰禘爾雅云禘大祭也若祫之名惟見於曾子問祫祭于祖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惟祫祭及王制其文言天子諸侯三時之祫而已又文二年經云大事于太廟杜預以大事爲禘是也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然小記之稱禘謂以其祖配之者即是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配之也故韓詩外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則公羊之云亦即是禘第其時曾未必禘其

祖之所出故公羊特變文以起例爾是知祫即禘之別名也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孔氏曰左傳無祫文祫即禘也取其叙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諸說皆是但王者得以祭帝故謂之禘諸侯不得行禘則以祫屬諸侯爲宜然曾子問以祫兼天子言者因虛主爲說故以七廟五廟連言不得泥也總之天子大祭惟此禘春秋諸侯如魯與晉所行者亦此禘惟文二年經有大事之文公羊因而別名爲祫且云五年而再殷祭則儼若禘與祫爲二者于是後之言禘與祫者始皆以爲二矣又曰自有公羊傳文而

以禘與祫爲二二者緯書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其云三年者即本公羊以文二年大事爲祫之說也其云五年者即本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說也于是韋玄成議禮謂一禘一祫張純陳奏直据緯書以及鄭氏作註且謂之又謂矣趙伯循謂以其祖配之僅是始祖不合羣祖此言禘自禘也如是則使子孫不得見祖宗之源遠祖宗不得見子孫之流長于祖宗之精神隔絕不通殊非所宜而廟室之上寥寥兩主羣昭羣穆咸不在又何以稱大祭後儒信公羊之說謂之大祫此言祫自祫也于乎是有以爲禘大于祫者此馬融王肅孔晁据逸禮而云也有以爲祫大于禘者此鄭氏据公羊而云也有

以禘爲三年喪畢之祭者此杜預據春秋而云也禘祫本三年喪畢之所有事何也以喪三年不祭也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左傳云速也公羊云吉者未可吉者也穀梁云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是吉禘者本非所宜行左襄十五年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同此義諸儒不逢遂以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此誤解春秋吉禘二字也于是有以吉禘列于大禘之外別爲一禘者又有謂新君即位新主入廟審禘昭穆爲此一禘不再禘者皆臆說也禘應于太廟而云莊公者此春秋沿襲之失有以祫爲三年喪畢之祭者此鄭氏據公羊而云也若士虞禮云哀薦祫事此言三虞之禮分祫事虞事成事以爲辭耳不足爲據即曰喪畢而祫豈葬畢而祫耶凡此諸說皆非也又曰即王制所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亦本公羊而云也公羊以大事爲大祫故王制特舉祫義爲言而以祫配入

禘嘗烝三祭之中不知可曰祫嘗祫烝而不可曰祫禘何也嘗烝惟合羣廟禘爲大祭不止于合羣廟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則禘自該祫何必又云祫禘乎若夫礿禘嘗烝自爲天子每歲四時之祭夏者大也百物壯盛致享得豐故于此時行禘而以爲大祭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今四月也雜記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今五月也祭統亦云夏禘則禘在夏可知禘既在夏則每歲行之又可知所謂大祭者此也所謂時祭者亦此也自王制特舉祫義爲言而以祫配入禘于是後之言祫者又以

爲二言禘者又以爲一矣又曰自有王制此文而以祫爲二者楊氏復曰祫祭有二曾子問云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此時祫也公羊傳公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陳用之曰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不知祫無有二祫者合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名也時祭既合之矣三年而又合之何爲乎三年之合有加于此時祭之合乎曰無加也無加何以分大小也凡此諸說皆非也陳又曰小祫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祫則及于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

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祫而何按旅酬六尸此禮器文孔氏曰大祫多主而惟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又陸農師曰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言成康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此時祭何必大祫此說是又按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曾子問文迎主止四廟者其毀廟之主藏于太廟故也又曰以禘爲二者鄭氏據周禮春祠夏礿則禘別爲殷祭此以禘爲大祭也以王制春礿夏禘爲殷禮此以禘爲時祭也陳用之曰殷禮春礿夏禘而五年之禘爲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祠夏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禘詩頌雝禘太祖是也此郎祖鄭說其引詩序爲證又誤詩序以長發爲大禘以雝爲禘太祖前儒多辨其非楊氏曰長發詩但述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何玄子曰周人禘嚳以后稷配之今雝詩無及

于嚳稷者且篇末又以文毋爲言于禘何與 馬端臨曰大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時禘也不知禘無有二王制所言之禘即大禘也大傳所言之禘即時禘也中庸禘嘗之義乃撮取四時中二祭爲言所以取對郊社曾子問亦云嘗禘郊社祭統亦云莫重于禘嘗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則禘即在時祭之中而非別有大禘明矣夫禘必以時舉若謂時舉者便非大禘則大禘必將不以時舉而後可乎凡此諸說皆非也又曰王制此一節可疑者五禘不當加以祫名一

也諸侯不當有禘此云者祇緣見春秋諸侯用禘故
耳二也又礿則不禘四句謂諸侯歲闕一時之祭亦
有難通下云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
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云云夫士無田與庶人亦皆得
薦豈諸侯反不得四時祭乎鄭無以通之則謂虞夏
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此不惟虞書羣后四朝之文非
如此解若道遠之國有須經數時者又不止廢一時
矣則將如何此豈可通又因此文通謂諸侯歲闕一
祭為不禘不知曰禘則不嘗又曰禘一犆一祫則禘
自可知何得云然乎三也禘一犆一祫禘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豈有禘者亦緣見春秋吉禘于莊公左傳云禘于武宮僖公襄公故云耳不知魯之用禘以得祀文王之故不過用天子之禮樂亦如歌雍舞佾之類已耳而禘之義則已失之故有不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但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于太廟者又有不于太廟而于羣廟者皆不足爲據四也天子曰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曰礿犆禘祫嘗祫烝祫其文與天子倒不知何意鄭氏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若然既有礿禘嘗烝四時之祭又有大祫在此三時祭之先後不惟誤分祫與時

祭且祭不欲數安有一歲之中如是之數者必不可通陳用之以其不可通又謂天子言禘諸侯言礿猶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若然直是稚子之以文爲戲耳豈煌煌談典制之文而如此乎五也又曰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僖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按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休云又從僖八年數之知爲大祫傳又云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三年祫

五年禘又禮緯亦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按鄭皆本公羊何休傳註及禮緯爲說前已臚列其非矣然亦不勝辨惟一說可以直破其實故附于後据公羊之意謂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正當祫故知經大事爲祫矣不知從僖八年數之則十一年祫十三年禘隨次而下至僖十

十三年當併爲禘祫何得云五年而再殷祭也公羊之說既非而鄭之非可不攻而自破矣

陸氏奎勳曰漢博士之意但主時祭而言春則礿祀羣廟三時合食于太祖也自鄭氏牽合公羊大祫之禮毀廟未毀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云云因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其說之傅會穿鑿三山林氏獨能辨之而不知天子之禘祗于喪畢一舉其云五年大禘者禮緯之妄說也禮緯又云三年大祫按諸侯時祭而外喪畢之祭亦係合食

故相傳爲三年一祫此非諸侯常行者而可混諸天子乎公羊大祫兼陳毀廟之主其說尤屬臆造鄭氏爲彼所惑至王肅張融等辨之而紛爭大小間皆不得要領林氏攻詆鄭氏見地實高而惜乎所言禘祫猶襲漢魏諸儒之陋也　又曰亦主時祭言謂爲諸侯降于天子者獨夏祭耳其義本自明顯孔疏泥鄭氏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愈說愈晦

姜氏兆錫曰禘猶獨也祫合也祫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廟之主而毀廟之主

不與若三年之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也天子春則犆礿於其廟而禘嘗烝皆祫於太祖之廟者石梁王氏謂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故於此時不祫而餘皆祫也又曰南方諸侯春祭畢而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石梁王氏曰諸侯爲朝而廢一祭王事重也愚按此所廢一時之祭亦謂當朝之歲非謂每歲皆然也又曰禘獨言一犆一祫者夏物未大成諸侯降天子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夏秋冬皆祫也此分三節又言天子諸侯廟祭隆殺之異也按

此以上周禮無文

任氏啟運曰鄭謂天子先祫祭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祭杜佑謂此虞夏殷禮新主居喪三年四時皆禘四年春猶禘于廟夏秋冬乃祫周三年祫祭後祫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嗣後五年再殷祭愚按大祫卽時祭而隆之無再舉也且此言時祭之常與喪畢尤無涉天子諸侯居喪練以前皆禘練以後乃祫其祭皆宗伯攝之恐皆誤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

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大如字又音泰少詩照反

班氏固曰社稷以報功天子所報者廣諸侯所報者狹也不言祭廟者犆則用特牲祫則用太牢禮不一也

陸氏佃曰春薦韭春無新穀故也

陳氏澔曰薦雖無時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

姚氏際恆曰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多大夫或俱以失位言則可耳黃叔陽謂大夫士無功德而未賜圭田者然則大夫竟不得祭乎此謬解也又曰前云庶人祭于寢此云大夫士無田則薦則大夫士

且有不得祭者況庶人乎要之祭爲總名王制摭拾禮文故語多不一不得泥也又曰凡庶人之薦蓋以韭長適當卵青稻登適當鴈來取時物之相配其他意亦相似方性夫以陰陽相配甚鑿以麥黍屬南方之穀爲陽稻屬西方之穀爲陰夫麥黍正屬西方之穀稻正屬南方之穀若以成熟之時則秋薦黍黍亦屬西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牢圈也牲爲所畜故畜牲皆曰牢大牢具牛羊豕爲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耳以其小故謂之少也天子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

大牢諸侯社稷主一國之主穀故用少牢薦以時物而已祭則物備禮盛註謂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也按有田則祭義見孟子四時所薦無考周禮食醫羊宜黍豕宜稷麥宜雁魚宜苽與此不同豈祭與膳異用與

方氏苞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舉其下則上爲者不必言也諸侯社稷皆少牢著其殺知宗廟必加隆也

又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疏據晏子春秋謂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强汩經傳本義以成其說謂周官四仲祭者因田臘而獻禽非正祭經曰

獻禽以享祫獻禽以享烝而謂非正祭可乎春秋亂世之事固不足憑而烝嘗禘不用孟月或乃以不棄周禮而用仲月也月令薦以孟月季月正祭用仲月之徵而又以人君人臣用月不同自掩飾不亦謬乎

又曰薦必用新方春穀皆成故獨舉疏也

李氏光坡曰首時祭惟見晏子春秋而四仲祭明見于周禮安得棄經而任傳乎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姜氏光錫曰角繭栗其角如繭如栗而巳郊特牲用犢是也握猶言膚也梱手為膚其角長與四指平矣

角尺則牲肥大可知此上二節總言天子以下廟祀
外祀隆殺之義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
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姚氏際恆曰大夫祭器不假此說是禮運以大夫祭
器不假爲非禮非也皇氏以有地無地大夫別之未
確按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前云大夫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則無田祿者始無祭器安得竟謂大夫
不當有祭器乎曲禮又云士寓祭器于士則士亦得

有祭器矣又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與曲禮祭器爲
先養器爲後義同
朱氏軾曰惟不假故必先造
姜氏兆錫曰無故不殺如有祭事則爲神殺有禮事
則爲賓殺凡以充鼎實非常用也珍之名物詳見內
則亦必有故食者雖小必謹也按儀禮諸侯之大夫
祭宗廟用少牢士用特牲則諸侯祭宗廟用大牢也
若告朔之屬則亦特羊而已牲亦謂祭牲皆通上下
而言也大夫有田祿故不假祭器於人禮運謂大夫
不假爲非禮者蓋指無田者言也凡家造祭器爲先

養器爲後此分三節歷言諸侯以下薄於奉己厚於
事神之意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
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藉在亦反廛直連反麓音鹿粥音育）

陳氏澔曰圭田亦似有功德者賜之若賜圭瓚

徐氏師曾曰此泛言王政以見今之不然自公田以
至墓地不請皆古制也

吳氏澄曰夫圭田夫曰諸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
圭田謂卿以下所受五十畝之圭田也無征謂旣不

稅其所受亦不令助耕公田也

姚氏際恆曰此章皆取孟子之文而以言周制也古

者云者乃秦漢時人稱周之辭公田藉而不稅即孟

子助者藉也之義鄭氏因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便爲

殷制不知孟子不又曰雖周亦助乎市廛而不稅關

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即孟子市廛而

不征關譏而不征及述文王治岐之政曰關市譏而

不征澤梁無禁是也鄭氏謂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

之征其意亦欲以此市關不稅不征爲殷制果爾殷

家何寛周家何酷耶且此爲文王之政焉有文王定

其制而周公敢改之乎夫圭田無征夫字或爲餘夫
脫餘字餘夫與圭田卽孟子卿以下圭田五十畝餘
夫二十五畝而云無征足補孟子所未備鄭又謂此
卽周禮載師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其意亦
欲以此無征爲殷制不知孟子告滕文公爲國皆述
周家分田制祿之法至以殷制而引大田之詩曰雖
周亦助則其前後皆言周制自可知豈有圭田餘夫
獨爲殷制乎夫周之卿以下圭田皆無征而鄭必謂
士田有征何也孔氏曰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
嗟乎周家以忠厚立國故開基八百年爲前古後今

之所無奈何誣之至此乎此固鄭執禮解禮之謬而實周禮之誣周以斂之也又曰孔氏以用民力歲不過三日强合周禮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之說又以此爲周制何王制所言倏殷倏周若此乎且周禮公旬旬字本是十日之旬鄭註周禮欲牽合王制以旬作均亦無周禮上均人如是而下均字又作旬字者大抵鄭孔解禮記本意未嘗不欲以爲周制凡周禮之不合而可以强合者亦必强合之其必不可强合者乃始以爲殷制而已又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嗚呼此先王不

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也周禮重征繁役悉亂世之政後儒反執之以解禮其貽害後世有不可勝言者可勝嘆哉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田賦役之屬之制以起下章之意也藉而不稅者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孟子助者藉也是也廛而不稅者但賦其市廛之租而貨則不稅譏而不征者但察其異服異言之人而貨則不征孟子去關市之征是也以時入而不禁者令民取物必以其時而不禁其所取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及澤梁無禁之類是

也周禮關市有征與此異者蓋周禮立法而此則以行法者與詳見周禮註夫曲禮若夫坐如齋之例當爲衍文圭田祿外供祭之田名圭者潔白之義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是也無征周禮所謂加田無國征也此上言賦之薄也用民力如治城郭溝塗宮室之屬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惟師旅之屬則不拘此制耳此言役之輕也粥賣請求也周禮遂人之屬須田里令民居非可以粥賣冢人及墓大夫掌邦墓令國民族葬無待於求請故夫一廛田百畝謂之恒產

而私域有相爭者則官聽其訟獄也此亦田里賦役之類故及之陳氏曰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不粥不請義也事在義則輔以仁事在仁則處以義此所以爲良法也愚按國家之有賦役事蓋重矣然先王之世斂從其薄施取其厚事舉其中人生其間者君子以厚小人以養使民養生送死皆將各得其所而王道見於此矣故下章因言度地居民以爲教民之本也

李氏光坡曰先言治地用民之略以起司空之職自此至然後興學洪範之四曰司空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上度如字下度待洛反量去聲食音嗣

方氏慤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

徐氏師曾曰事即制邑居民之事制邑必興役興役必任民力凡使民三句又承上而言寬恤之政　又曰周禮度地居民屬司徒宋儒改度地居民屬司空據此則得之

鄧氏元錫曰司徒主地司空主事乃制域制宅之法周禮不具蓋具在冬官而今亾矣

萬氏斯大曰按考工記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以土地土地者度地也此司空執度當準土圭以爲廣狹然不必拘拘一圭爲一度也又曰此篇後章云五十不從力政則此使民自不及老者任事食食俱就壯者言任老之事寬其力也食壯之食原其養也大戴千乘篇云太古食壯之食政考之事與此同舊說非

姚氏際恆曰周之官制周禮旣僞而尚書周官又僞皆不足据賴有王制略叙冢宰司徒司馬司空諸職尚足見當時官制什之一二焉後人反因周禮周官

而疑王制非所謂顛倒見乎 或曰前於祫禘之說多不謂然茲獨官制而信之何耶曰祫禘之說蓋本春秋時沿者而言故多疑互若夫官制卽春秋戰國尙多與周初未甚變更漢初去古未遠博士必有考據而以較夫王莽時之周禮東晉出之周官相越萬萬矣向來習聞習見之耳目得此爲之頓易則此篇之傳好古尙論者其亦曷可少哉各職俱詳論其下按司空之名見於虞書堯時以平水土爲亟故首命禹宅百揆而兼其職周制多本於虞是以王制亦首叙司空焉自周禮以司空爲掌 邦事而以度地居民之

政屬之司徒蓋其意欲以司徒配地官故耳然於司空更無可言則不得不闕之譸張爲幻紊亂已極致後人又以考功記續補不知考工記本六工之書與司空了無干涉後世之人竟不知司空專職爲何事矣得此尙見司空之眞面目也此謂平水土安居民爲司空之職首言取丈尺之度度地方爲城邑井疆以居民也因地之山川沮澤因天之四時于是量地遠近制爲城邑井疆使民興事任力而其所使民者又寬其勞厚其稍有如此

朱氏栻曰度地者卽度其山川沮澤之高下燥濕四

時氣候之寒暖也量地遠近 郎下節邑居參相得意
與事任力謂與農事而使得 用力于田畝也郎下節
無曠土游民意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 以明度地居民之事也
司空周禮事官也令職闕度 丈尺也小而水所止曰
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候其時 而曰時猶辨其土而曰
土也事謂國事力謂民力也 蓋執度度地居民者酌
虞險以定其勢也山川沮澤 時四時者察向背以圖
其利也量地遠近者審偏正 以適其中也與事任力
則所以戒之而已此條與書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

地利者相表裏乃下文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本末也　又曰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食多功亦多今雖壯者但責以老者之功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食厚之至也此亦上章用民力役之事然承上興事任力而言正爲度地居民而發也

方氏苞曰興事任力興民事以任其力也周官以九職任萬民皆所以盡其力山川沮澤限隔寒燠四時之氣所行各有先後程子以食韭豈知地氣之異如今皖桐稻熟以季夏金陵則在季秋故必量地遠近以候驗四時之氣然後可以興事任力也注謂力役之

征方言度地居民不應舍民事而遽及力役之征
李氏光坡曰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而時
其四時之早晚則使民興事可以無怨矣量地遠近
則任民之力可以有節矣
任氏啟運曰規畫經界之法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
而水所鍾曰澤山川沮澤勢有高卑故氣有寒暖燥
濕而天時物候亦因有早晚之不同必驗四時物候
之異以知陰陽向背之宜而量遠近以居之或宜爲
井邑或宜爲城郭然後民之事可興而民之力可任
也老者事少壯者食多食從厚事從輕此王者使民

之道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燥素老反齊才細反和去聲械戶戒反

吳氏澄曰以廣谷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進之以七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八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

以宜其所宜也此居民材之大凡也
徐氏師曾曰此以下皆言居民之事而此一節則以
中國言
姚氏際恒曰上言度地居民謂定其城邑井疆此言
凡居民材謂定其民居宮室觀下總叙中國夷蠻戎
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可見凡居民材卽
上凡官民材材字不必泥解言凡所以居民材者必
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如寒者墐塞之煖
者疏通之燥者處之以低濕者處之以高又因川谷
之勢而爲之凡此皆異制也而民生其間亦異俗因

而性情五味器械衣服皆異齊異和異制異宜矣但在修其教不必易其俗齊其政不必易其宜耳鄭氏謂居民材爲使其材藝堪地氣非也人生于寒地自能堪寒生于煖地自能堪煖豈必待上之人擇其材藝堪地之氣寒煖者而使之居寒居煖乎陳可大因鄭釋材爲材藝有所難通又謂居爲儲積材爲日用所須之物如饘裘可以備冬絺綌可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若是又與下衣服器械複亦非也

陸氏奎勳曰嚴陵方氏以寒煖屬天燥濕屬地余謂日南多暑日北多風此亦因乎地也風以燥之雨以

潤之此亦因乎天也

姜氏兆錫曰此因上文度地居民而推言五方之政俗也居民材舊說居如化居之居材如天生五材之材也上制謂形制如所謂天地初制之制下制謂制度也教卽後所謂七教政卽後所謂八政言聖王之因民而治也必因天地所宜爲之利導其間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形制固已不同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性情緩急亦氣之所稟然也而飲食器用服物之宜異因之則聖王於此亦奚事强而同哉惟是因革張弛相爲表裏所修者天綱人紀之教而不必易其

俗所齊者經世宰物之政而不必易其宜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教所自始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推言上文異制異俗之類也性者鄭氏以爲地氣使之然也馮氏曰五方之民其性各隨氣之昏明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也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姜氏兆錫曰題額也雕刻其額而以丹靑湼之也交猶親也足拇指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被髮交身雕題交趾自身而言衣皮衣羽毛自服而言穴居自居而言不火食粒食自味而言此葢錯舉不移之性之類也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姜氏兆錫曰承上而總舉之不通則必達其志不同則必通其欲先王設官以掌之亦修教齊政之意也

方氏曰寄象鞮譯周禮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劉氏曰此四方者皆通言之官寄者託也以其難通託意事物而後能通也象像也象其形似通之也狄猶逖也鞮戎履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迹而通之也譯猶謄也彼此相謄釋而通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量去聲度待洛反樂音洛

穀梁氏曰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為廬井竈葱韭皆取焉

班氏固曰在邑曰廛在野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

鄭氏康成曰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司馬法王國百里郊三百里野

何氏休曰在邑曰里里八十戸

趙氏岐曰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則城邑之居亦二畝半廬則各在其田中而邑聚居也

熊氏安生曰計量地土廣狹制四井爲邑每邑居三十二家

賈氏公彥曰廛是五畝之宅在國中樹以桑麻
季氏本曰公田為廬舍之說起於穀梁而諸儒遂以
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宅若公田
之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
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
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蓋一夫一婦食力之小
人也就田斯可以治農桑而死徙無出鄉又同井者
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入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
中猶以搬運為煩不欲輕動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遠
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

嘗以爲廬舍信南山之詩云中田有廬蓋其家各就田中小苫茅舍以爲息勞守畝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而正當其中也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月以五畝爲一處取於便農功通饁餉去田豈宜遠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廛迥別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而道其妻子使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寓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聖王處士就燕閒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此古法之僅存者也若處農在官

府市井之間雜處甚矣

姚氏際恆曰按虞書命禹作司空繼以命棄播百穀又繼以命契作司徒此言地邑民居相參斯無曠土游民然後興學故下接司徒之事蓋倣虞書爲言尙存古意不若周禮之顛倒黷亂也已上言司空之職

姜氏兆錫曰此結上度地居命而因言井田學校二者相爲終始以起下章教民育材之意也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邑有定地居有定邑民有定居三者相得則遂之天下而井田之良法備矣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旣無曠土游民而食節事時以安其

生必皆樂事勸功而尊君親上以從乎教此先王所以導其恆心而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也蓋此篇自班祿爵定朝巡修禮樂征伐能柔遠使民各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憾是皆王者之大經大法而王道之始也至此則君道既得而民德當新然後下自鄉學上及國學優柔饜飫以教民與其賢能而其極至於人材聚於上至治洽於下則法制之大備而王道成矣故此節總而序之以見其表裏終始之義必參相得者邑大民少則土曠邑小民多則民游也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蓋亦所謂好義而與仁者與

方氏苞曰地耕地也邑四井之民所聚處故必量四井地形以制之度地以居民中田之廬也邑既與四井之地相得中田之廬又與一井之地相得故曰參相得

任氏啟運曰虞書伯禹作司空平水土而周禮亦曰冬官掌事與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是司空所掌者營國邑正疆域作溝洫課農桑以安民阜財者也自周禮冬官一篇亡河閒獻王補以考工記而後世遂以司空爲百工技藝之守而冬官乃眞亡矣後王命官者其尚取鑒于斯

齊氏召南曰按入小學大學之年爲說不一鄭氏注據伏生書傳也白虎通則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取白虎通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二終

浙江書局重刊

吳道堪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